

經世戰時特刊第一期至第二期總目

第一期要目

經世在抗戰期中的意義

羅斯福演詞的意義與今後遠東的戰局
戰時的經濟與財政問題

團結覺悟之普及

在全面抗戰中知識分子能貢獻些什麼
論團結一致

袁東北之壯丁

袁「文化城」

保定抗戰紀實

戰地通訊

毛澤東先生與美國新聞記者 A S 先生談中日問題

第二期要目

本社同人籲請全國民衆聲討宋哲元張自忠等失地將領通電
短評（三則）

論九國公約會議

如何擁護領袖

如何發動民衆

戰時的輿論

根絕「漢奸」「準漢奸」「候補漢奸」
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

戰時的經濟與財政問題（續）

經世戰時特刊總目

王希和
余協中
王希和
余家菊
楊文甫
范文瀾
長賓
羅根澤
吳數健
王嘗味
天柱
金家菊
艮賓
范文瀘
嵇文常
王希和

經世戰時特刊總目

毛澤東先生與美國新聞記者 A.S. 先生談中日問題（續）

第三期 要目

短評（三則）

救亡與救亡計劃

救亡教育——力的教育

應號召全國鄉村救亡工作會議

非常時期鄉村工作計劃綱要

對日經濟經交

對日抗戰與三民主義

天空轟炸與國際法

陝北的抗戰動員（通訊）

目前德國內政的寫實（轉載）

第四期 要目

短評（三則）

各黨各派一齊公開出來

幾點關於游擊戰爭與民衆組織的意見

長期抗戰與金融政策

抗戰期中之地方財政

夏殷的漢奸和間諜考

上海抗戰的形形色色

轉變中的時局（轉載）

第五期 要目

短評（二則）

上蔣委員長書

二

范文瀾

余家菊

千家駒

章之汶

譚啟明

祝世康

嵇文甫

王希和

余協中

祝世康

張延鳳

良賓

范文瀘
余協中
祝世康
嵇文甫
王希和
張延鳳
良賓

蕭一山

論紛亂與磨擦

婦女們要不要參加今日的抗戰

略談抗戰時期的財政

敬告豫籍名人諸公

平漢之行

杞縣的人（通信）

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轉載）

冀西游擊隊募捐啟事

第六期 要目

短評（三則）

上蔣委員長書（續完）

戰時政府組織問題

戰時的學校

五個月抗戰的幾點感想

續平漢之行

關於北平傀儡改北平仍為北京的兩種文獻（讀者通訊）

第七期 要目

這一年

中國何以遠未獲得國際有效的援助

教育當着眼改造國民性

拉斯基論國際關係

中華民族復興的信念

國家強制收買金銀器物的建議

西戰場通信

神州十哀詩

經世戰時特刊總目

范文瀾
張師亮
千家駒
余仁興
冷輝
蕭一山
王德餘
良賓
余協中
方肇興
唐紀元
本社同人
余協中
蕭一山
王德和
余家菊
西
吳默健
裴賓山

611626

本社同人

吳澤新

張西平

余協平

陶平

呂平

楊兆龍

陳政培

志房

西山

陶平

楊兆龍

余協中

范文瀾

志房

西山

陶平

楊兆龍

余協中

方興

本社同人

雲山

余家菊

協中

天一山

短評（三則）	向教育當局進一言	制度與人事	假使家鄉淪陷了	中餉之病	虧氛（詩）	上蔣委員長書（附錄）	第九期 要目
建國青年	教育在非常時期	抗戰中的敵軍工作	神州十哀詩（三）	前後方經濟設施之研究	中華民族優點和劣點的檢討	關於抗戰期間政府組織問題的幾種錯誤見解	檢討現在
短評	表彰交通界的民族英雄	德國承認「滿洲國」	再續平漢之行	不捨回首望燕雲	聞見雜記	論韓復榘之死	論韓復榘之死
建國青年	教育在非常時期	抗戰中的敵軍工作	神州十哀詩（三）	前後方經濟設施之研究	中華民族優點和劣點的檢討	關於抗戰期間政府組織問題的幾種錯誤見解	檢討現在
短評	表彰交通界的民族英雄	德國承認「滿洲國」	再續平漢之行	不捨回首望燕雲	聞見雜記	論韓復榘之死	論韓復榘之死

孤島的上海

「最後的勝利在這裏」

第十一二期 合刊要目

祝世康
秋生

智識界陣線之統一
戰時行政效率

楊兆龍
祝世康

抗戰前後國人心理的變遷與分析
對德奧事件的感想

余協中
一飛

漢口歸來
湘桂記遊

張西山
一飛

關於北平偽組織又一種文獻（讀者通訊）

唐紀元
秋生

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以後

一飛

向日本軍閥和國民說幾句話

對於國民參政會的認識與期望

開台兒莊捷報

殲倭曲

徐澄宇
陳家金

感時事

第十四期 要目

抗戰與工業

抗戰的副收獲

今日之智識階級

我們要學宋研

台兒莊大捷中之兩將軍

流亡錄

劉大鈞
李聖三
余家菊
沙溯因
徐澄宇
陳家金
王榮棠
雲山
橋文甫
系佳

第十五期 要目

抗戰時期的後方經濟
英意協定對國際現勢所發生影響
苦悶

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流亡錄（續）

讀「太炎文錄續編」

抗戰

第十六期 要目

苦痛中的新希望

美國遠東政策之真相

不要忘了戰地文化工作

長期抗戰與物力消費統制

流亡錄（續）

第十七期 要目

我們的出路

抗戰中之鐵路

抗戰過程中的經濟與教育

抗戰期中的幹部問題

流亡錄（續）

孤憤

第十八期 要目

歐局與遠東
民衆教育中應有的思想與態度

張忠綱
衛士生

楊兆龍
李聖三
祝世康
趙人
王榮棠
徐慶英
陳家慶

余協中
王希和
余家菊
董慶正
王榮棠

祝世康
范文瀾
沙淵因
王榮棠
索太太
張育生

改善地方金融機構計劃與抗戰建國運動

讀「抗戰的副收獲」後

最近故都的寫真

論抗戰與文學

流亡錄

第十九期 要目

抗戰建國紀念感言

關於參政院

對於吾國農田水利前途之展望

一個羣力的實驗

台兒莊會戰之回憶與感想

入漢紀行

流亡錄（續）

第二十一期 要目

抗戰建國期中自我的檢討

關於求得最後勝利的一個條件

入漢紀行

村正井

流亡錄（續）

戎馬關山集（一）

趕快跳出「日號牛」標語的圈子

開發四川與抗戰前途

節約運動與委員會

一個比「兼薪」更嚴重的問題

賀益奎

王山

一青

徐澄宇

王榮棠

蕭一山

余協中

韓少琦

李聖三

隱之

秋生

王榮棠

秋之

余協中

張維華

王榮棠

秋生

徐澄宇

王榮棠

秋生

楊光龍

祝世康

雲山

抄網因

悼李儀祉先生

入演紀行

第二十二期

三民主義與三我主義
關於建國問題

戰時政府的我

長期抗戰中的水利問題

動員法總論

入漢紀行

第二十三期

一九一八是世界的紀念日！

由「九一八」談到中國與國聯
怎樣紀念今年的「九一八」？

「九一八」七週年

論組織

爲房租問題致蔣市長書

勸員法總論（一續）

卷之三

第二十四期

捷克何以要忍痛讓步？

德捷絲絲的動向

白雲飛渡

抗戰期間化工資源之研究

第一十五期

要
目

要
目

要
目

要
目

又一年了

日本戰時財政之危機

抗戰期中司法方面應有之措施

如何推行徵兵制度

如何調整後方的學術研究工作

如此江南

第二十六期

要目

中華民族之特質及復興之途徑

開徵遺產稅與抗戰前途

從國際法觀點論日軍使用毒氣

如何選讀刊物

日本戰時財政之危機

抗戰期中司法方面應有之措施

如此江南（三）

第二十七期

要目

抗戰後中國政治的設施與改革

中華民族之特質及復興之途徑（二）

改善大學中國文學系芻議

敵軍是我們的宣傳隊

如此江南（續）

第二十八期

要目

美國遠東外交政策之積極化

教育應有的目標

中華民族之特質及復興之途徑

經世戰時特刊總目

蕭一山

褚健

章任堪

玉山

張維華

沙淵因

蕭一山

祝世康

王希和

天柱

袖風

章任堪

徐澄宇

蕭一山

徐澄宇

秋生

沙淵因

徐澄宇

高晉生

張國安

蕭一山

蕭一山

日本戰時財政之危機

第二十九期

要目

大戰前後的國際外交

國際法上戰時陸海軍砲轟問題

愛國詩人陸放翁

如此江南（續）

前線通訊——報告瑞昌血戰

戎馬關山集（六）

第三十期

要目

中國的國民性與建國前途

我國以後應注意的戰時經濟問題

建國與科學

持久戰的五件法寶

河南宛屬的民衆武力

如此江南（續）

戎馬關山集（七）

第三十二期

合刊要目

抗戰到底與最後勝利

從中華民族歷史之轉變到抗戰必勝（上）

學校與社會

孟荀告三子談天——性善與性惡

如此江南（續完）

戎馬關山集（八）

袖風

一〇

張忠綏

王希和

王榮棠

沙湖因

韓文玉

徐澄宇

余協中

祝世康

楊振通

紫衡

吳慶辰

沙湖因

徐澄宇

李聖三

徐世大

章之汶

王榮棠

沙湖因

徐澄宇

戰時特刊

期一第 刊特 時 戰 目 要

經世在抗戰期中的意義

蕭一山

羅斯福演詞的意義與今後遠東的戰局

余協中

戰時的經濟與財政問題

王希和

團結覺悟之普及

余家菊

在全面抗戰中知識分子能貢獻些什麼

嵇文甫

論團結一致

范文瀾

哀東北之壯丁

良賓

哀「文化城」

羅根澤

保定抗戰紀實

無畏

戰地通訊

吳默健

要落的太陽

王寶味

毛澤東先生與美國新聞記者 A S 先生談中日問題

編輯後記

版出日六十年六月十二國民華中

經世在抗戰期中的意義

蕭一山

經世二卷三期正在付印的時候，上海戰爭開始了，因為紙料和印刷工人的關係，不得不暫時停頓。其始我們還想特別努力一下，仍舊在南京出「戰時特刊」。而主編王捷三先生以職務調赴外省，其餘編輯委員又忙於在政府或學校的職務，無暇兼顧，因此延緩下來。九月初聞，我們差不多商定了移往漢口出版，約好的主編張忠綏先生，忽又奉命同胡適之飛美作國際活動，於是又耽擱了一個月。最後我們覺得『負經世之志談經世之務』的半月刊，不應該在此非常時期而無所貢獻，遂決定暫時由開封分社負起復刊的責任，由范文瀾先生主編。范先生是全國知名的國學家，無庸我來介紹，但經世停頓兩月的經過，以及今後編輯的主旨，似乎應該說幾句「交代」的話：

一、經世爲什麼編行戰時特刊？

在經世第二卷開始的時候，我們已經加上了短評，分析當前重要的時事，借以表示本社同人的意見。如「如何應付蘆溝橋事件」？「蘆溝橋事件的國際關係背景」，以及所謂「何梅協定」「勿忘歷史的教訓」等；在當時已引起一般讀者的注意。因為經世雖注重「經世之務」，但以前有研究性的長篇文字太多，一般讀者總不免覺得沈重。事實上的要求，業已讓我們逐漸改良了，而時勢上的需要，一天一天更加迫切。因此我們爲適合抗戰的用途，索性把研究性的文字，一律停止，專就戰時的知識和戰時的責任加以闡述和督促。——自然，人力與物力的節省和集中，也是改變平時規模爲戰時特刊的一種原因。

二、戰時特刊的內容是什麼？

(1) 滬戰開始以後，倭寇的兇焰，南自瓊粵，北抵朔漠，無處不受到侵襲，全中國已無一片安全地。我們奮起作全面抗戰，每一個中國人對於這莊嚴偉大的時代，都有貢獻其精力財力和身軀的義務。換句話說，就是你自己已沒有單獨行動的自由，而應該將一切貢獻於國家了。但是這種責任，一般人似乎還不十分明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應該剴切地告訴他們，使他們知道應該作些什麼事！

(2) 國破家亡的責任不是少數的當國者和將領軍士們所應担负的。文化界的朋友幹什麼了？北平的淪陷和天津的屠

滅，全國文化中心已變成一片荆棘和焦土，文化界的朋友到那里去了？雖然政府尚未暇作通盤的籌劃和指揮，我們應該沉痛地告訴他們，使他們知道應該作些什麼事！

(3) 戰爭的勝負不單是靠武器和兵力所能取決的，尤其重要的是在戰略。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們會主張迅速收復豐台和通州，將華北駐屯的敵軍消滅了，截斷北寧鐵路，使戰線擺佈在山海關及長城綫。無奈平津當局老想「息事寧人」，結果讓敵人源源增兵，而平津於一二日間失陷了。平漢津浦兩線的國軍增援後，我們會主張迅速發動，收復平津，不料當局「應戰而不求戰」使敵人拼命攻擊南口，而張垣失陷，大同淪亡，宋軍南退，永定河的天險，也不能守，敵人竟逼下保定了。難道中國軍隊真不中用？蘆溝橋不及一團的兵力，可以殺敵過千，南口以兩師的兵力，可以守半個多月，漕河以一二萬的兵力，可以和敵人兩倍之衆在三面包圍中血戰四天。軍士的忠勇，實在令人感奮歌泣，只是戰略太差了，不免使敵人「各個擊破」。戰略是從那里來的？應該由史地的智識去負責任，所謂「運籌帷幕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並非偶然，實有至理。兜鍪積功的人，未必能懂得這些，讓我們負起這責任吧！

(4) 漢奸委實太多了！我們的軍情纖毫畢露，敵人要攻擊何處，則何處必係弱點，要轟炸何處，則何處必有將帥。但是敵軍的情形，我們知道什麼？不要說別的，就是敵人一路的兵力和人數都弄不清楚，還要打仗麼？作特務工作的人到那里去了？當間諜的到那里去了？這些事是有專責的，我們不去管他。但是豫弦高一類的商人有沒有？難道中國就只有「雁門尉史」麼？讓我們把弦高尉史一類的故事告訴大眾，使人人都知道有所借鑑吧！

(5) 「兩軍相遇，哀者勝矣」，我們委實是哀軍，明知其不可勝而必求獲勝，就只仗這「一片忠勇」與「奮鬥到底」。所以我們的敗仗，是不必諱言的，只要能「再接再厲」，絕不顙棄。因為虛浮的戰報，只能長起驕心，不能長起哀心，驕必敗，哀必勝，已為兵法唯一的鐵則，所以我們願意將我們所知道的一點前線真實消息，告訴大眾，這消息不是漢奸式的造謠，而是歷史性的炯戒。希望大家能了解並且幫忙。否則頭一天遍傳大勝利，半夜裏就偷跑了，使一百五十萬人民，於不知不覺中戴上了亡國奴的帽子，這是何等傷心而令人灰心的事呢？天天看見報上說什麼「乘機反攻」，「敵人已被包圍殲滅」和什麼「消耗戰」等等而結果敵人越來越近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似乎應該使民衆充分了解。

好了，就只以上五端，已經夠我們經世社的同人擔負的了！我們絕不願作沒有內容的空言，而願意說有益戰時的實事，雖然我們的才力薄弱，未必能盡符願望，但必努力於這一點。希望讀者不吝指教。讓此五千年所未有的中華民族史

上最偉大的一頁之內容之充實。

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才智者決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強，大敵可滅。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退行而求前進也。（明義士何剛）

將開的國際
援華會議

美總統羅斯福主張公道的演說發表以後，國際間空氣驟然震盪起來。前些時從日內瓦吹來的風，雖說也還涼爽，却顯得力量有限，想趕散東亞大陸上的毒烈火雲，怕是不中用的。接着華盛頓括起一陣大風，這才把層層積累的火雲撼動了。映示在日本輿論上面，頗有戰慄惶恐的模樣，無怪乎我國朝野人士，都引為欣懼而感到久埋地底的正義公道，還沒有完全斷氣。不過，獸性的敵人，用什麼答復這個國際會議呢？徵之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舊例，無疑的是在會議前施行更瘋狂更激烈的軍事進攻。所以我們期待外交力量來挽回目前危局，是遠水不救近火的，而且英美等國，也決不會聯合出兵，替我們打仗的。國際形勢可以利用而不可存依賴心，更不可存傲慢心，這一層我們的領袖，早經澈底瞭解了。蔣委員長對美聯社記者說『我人現正奮鬥，並將繼續奮鬥，以企達到日本軍隊完全撤退之目的，俾吾人得繼續和平建設之計劃。吾人自衛之決心，始終一致，非至戰士至最後一人，領土至最後一寸，決不稍變更初志。非俟正義確立，條約重倡其尊嚴，吾人之抵抗，決不停止。倘有

關係之條約簽字國家仍放任國際正義與法律之被蹂躪，使日本得繼續其殘暴之侵略，是無異贊助其敗我亡我之毒計』，委員長這段談話，義正辭嚴，真有獅子王踞山巔大吼，百獸懾伏之雄姿。尤其末後幾句話，態度何等堅決，思慮何等周密，我們每一國民，應該竭誠盡力，擁護委員長這個外交政策之實施。我們的外交代表，必需仰體委員長的意旨，在大會上提出

1. 日本退還東北四省及其他暴力侵佔的土地，不得有任何附帶條件。

2. 日本退還在中國的租界地，包括旅順大連在內。

3. 沒收日本在中國的財產，作為歷年對我暴行之賠償。

4. 撤銷日本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

以上四條都是最公平的要求，如果辦不到，我們只有不惜任何犧牲，與敵人拼死到底一法。從前英國一部份報紙曾有中國須付和平代價的議論，這是我們雙手掩耳，寧死不願聽的廢話。（瀾）

在中國，陰謀暴力情面法律有同等的力量。所以法律的尊嚴，人民並不看作絕

張自忠劉汝
明撤職查辦

對的，甚至以爲陰謀暴力情面有時可以壓倒或無視法律的。現在國家危急到生死關頭，挽救的方法，對人民，應該惟法獨尊，所有不正當權勢，都得屈伏在法律下面，而受其裁判。對軍人應該嚴定賞罰，軍法分明。自從平津陷沒到現在，抗戰不力，迭失要地的軍官，豈止張自忠劉汝明幾個。而且張自忠劉汝明實際上早已被日本人撤了職，他們兩個也早自認與天津市長察哈爾主席脫離關係了。政府給他們撤職處分，未免略嫌遲緩些罷。這種人罪惡昭彰，盡人皆知，還要查麼？還要十月八日開始查麼？現在立刻交軍法處嚴辦，已經嫌辦得遲，加上一個查，不知道會不會來一下『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瀾）

雙十節學生宣傳隊

今天是雙十國慶，街上學生宣傳隊很活動。我看到不少隊伍，向東向西排隊走着，都是英氣勃勃姿態莊嚴的可愛青年。但行走的多，講演的少，似乎有找不着宣傳對象的樣子。我想起過去愛護學生，在校內惟恐雜事分心耽誤功課，出校門惟恐不小心跌一交的學校管理人，今天居然大膽讓學生們排隊到街上，堪

稱難逢的盛典。可惜學生們久經室內訓練，街頭活動終非所長，一眼看去，好像初次社交的閨裏千金，不知道怎樣去找愛人。這種大舉宣傳，技術既生疏，時間又短促，作應時小吃則可，論效力怕比零大不了多少。所以我們敢以極直率極忠誠的態度向教育當局獻議，可否開辦一個特種學校，招收願意犧牲一切的壯烈愛國青年，嚴格訓練三四個月。聘請真懂三民主義的人灌輸他們正確思想，又聘請宣傳組織遊擊有專門技術的人，教他們能實際應用。千萬不要請貳禿念經，心口萬里的人教思想，不要請光會立正少息向左轉向右轉的人教遊擊，不要請憑主觀開話匣子的人教宣傳，不要請只拿筆寫着即遵辦，切切此令」的人教組織。驕子蒙虎皮，一鳴就去醜，誤國家，誤個人，何苦來！至於普通學生，也給他們減少些錦上添花的過剩功課，讓他們讀書以外，有隨便想想的時間。倘若有人提議學生應該罷課，全體去擔任宣傳等等工作。這，不是閉着眼睛唱高調，就是懷着鬼胎想達到旁的企圖，我們立在救國的戰線上，無論如何不以這個提議爲然的。（瀾）

羅斯福演詞的意義與今後遠東的戰局

余協中

中日戰爭發生以後，因爲美國保持沉默的態度，致令一般人都疑心美國有袒日之嫌。關於這一點予曾向友人作

過若干次的解釋，並且決定於最近的將來要作一次公開的講演，來說明美國這種暫時沉默的原因，不料在我未講演以

前，羅斯福總統已經發表了坦白與嚴峻的演辭，這篇演辭是中日戰爭發生以後國際上一個最重要的文件，牠的意義與牠所發生的影響甚大，值得吾人密切的注意，茲分述於左：

就意義言，據個人觀察係包括下列數端：

第一他主張要維持條約的效力與尊嚴，所以他說。

吾人倘欲高枕無憂，自由生存於世界上，則愛好和平各國對保護和平之各項法律與原則必須通力合作，予以強化而後可。

這一點的意思很容易使吾人瞭解，國際間的和平的關係全靠着條約來維持，各國都能遵照條約的規定，則國際間就不會發生爭端。拿遠東問題來說可作為和平保障的至少有三種重要條約，那便是：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約中的國聯公約，一九二二年的九國公約，一九二八年凱洛格公約。這幾種條約都有日本的簽字，現在都一件一件的被她撕的粉碎了。此種破壞條約的行爲若不加以制裁，今後國際間的條約還有什麼用處？這不僅影響到中國，而且影響到全世界，為美國自身安全計，為世界和平計，對於破壞條約的行爲決不能予以寬恕，對於破壞條約的國家應加以嚴厲的制裁，懲一儆百才是真正維持和平的辦法。

第二、羅斯福總統所昭示我們的是美國決不採取孤立或中立的政策，關於這一點他曾一再提及：

抑此種狀況造成後，倘欲不被殃及，決非採取孤立或中立所能濟事也……無辜之民族與國家，慘

遭犧牲者比比皆是，凡此種情形雖發生於世界其他部份，但美洲各國實無法置身事外，今世各國間均屬息息相關并保有聯帶關係，所以任何一國苟欲完全孤立，不論在精神上或技術上皆係不可能之事。

美國對於遠東問題之不能守中立政策，凡對於美國情形稍熟悉的人，都早已料到。過去數星期中國人因美國漠視遠東的糾紛，日本的官場與輿論界且引為快事，這真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誠然一九三三年後美國國會中孤立派份子頗佔勢力，國會是代表人民的，人民怕的是轉入戰爭漩渦，却沒有看到如何才可以維持和平的方法。美國執政的人是較有遠見的，他深知道不是孤立或中立所能維持和平，然而政府為慎重計不願在倉卒之間過拂民間的期望，因而才採取引導人民看清楚事實的方法來改變輿論。羅斯福這篇演說便是讓人民明瞭和平不是孤立或中立所能得來的。

第三、遠東糾紛誰為侵略國，國聯還顧忌不敢作明顯的決議，羅斯福總統却坦白告訴我們了：

此種狀態乃以毫無理由妄事干涉他國內政，或違反現行條約侵入他國領土，首開其端。

國際公法學者數年來對於侵略國的定義也不知舞弄過多少文墨，結果還是莫衷一是，羅斯福總統却以很簡單的字句和最坦白的語言把侵略國的意義說明白了，「妄事干涉他國內政……侵入他國領土」，便是侵略國，這是絲毫不容駁辯的。日本妄事干涉中國內政已四十餘年，近五年

來更變本加厲，今又派大軍數十萬侵入中國領土，這不算侵略，如何才算侵略，如此日本侵略者的地位在國聯尚未宣佈時已被羅斯福總統先替牠宣佈了。

第四、美國轉入戰爭的可能。不能保持孤立或中立只是消極方面的，羅斯福不僅昭示我們『美洲各國，無法置身事外，而且明白的宣稱。

但世界和平現已感受威脅，且戰爭既已爆發，不論是否經過宣戰手續，均有蔓延可能。即距戰區甚遠之國家民族，亦未嘗不可牽涉在內。是以吾人雖決定置身事外，仍不能担保不受戰爭之不幸影響，亦不能担保不被轉入戰爭漩渦……。

這是很明顯的說，美國不僅是在消極方面不能採取孤立和中立政策，而且在積極方面還可加入戰爭，加入戰爭便是爲着要『使希圖違反現行條約而侵略他國權利之各國知所警惕』。他這種表示固然是要侵略國知道，蠻幹的道路終久是走不通的，終久是要遭衆怒的制裁，同時他要警告美國人民要求得和平便要準備加入戰爭。

第五、籲請全世界制裁暴日，羅斯福不僅聲明美國不能採取孤立或中立政策與不能担保不被轉入戰爭漩渦，而且籲請世界愛好和平份子共同制止殘暴，所以他說：『天下世界愛好和平者佔百分之九十，而百分之十，則威脅一切國際法律與人道原則。因此，前者對於後者必須有以控制之。

演詞的意義既明，吾人可再進而討論並推測牠對於各方面的影響。

第一、先就中國說，美國在中國人民眼光中是一個極忠實的友國；她不僅對中國向不抱政治野心而且在歷史上曾一再予中國以重要的援助。這一次中日開戰以後，我國朝野對於美國沒有不存着絕大的希望，但是戰爭發生後，這兩個月中美國的態度在外表上反比他國沉默，這在一般中國人民看來，頗感失望。羅斯福總統這篇演詞總算是一掃過去兩月間中國的焦慮，是戰爭期中一種興奮劑。中國人民無論在前方與後方讀了這篇演詞，都可以增加無限的勇氣。我主張政府應當把這篇演詞單印出來送到前方給士兵一閱，這個很可以振作前方的士氣。

第二、就日本來說，以美國與日本素來的國交而言，羅斯福的演詞本不能引起大驚小怪。日本政府更應當明瞭這一點。但是美國政府前此暫時的或策略上的沉默竟給了日本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爲美國真正的要去開遠東問題不管，故日本政府發言人與報紙的輿論都表示出一種喜態。

這篇演講是可以打破日本的迷夢，讓她知道條約終久是不可任意撕毀，她現在以武力佔領的地方終久還是要一九一八年德國一樣一塊塊退出，否則她必要受全世界那百分之

九十愛好和平者的制裁。

第三、就我國的其他友邦來說，中日戰爭開始以後，英法與蘇聯等國原對中國有極好的表示，但是她們在美國

未正式表示態度以前，究不免有所徘徊瞻顧，不肯下極大的決心取斷然的處置，現在美國的態度既明，凡屬與中國利害相共的友邦應當即刻對中國作有效的援助，以制止敵人的深入。外交祕密不是常人可得而知，但吾敢預料這幾個友邦在讀到這篇演詞以後，一定要計劃有效的處置來援助中國，美國既已明白表示要制裁日本，日本雖神通廣大亦決不能再造成一個實力足與英美法蘇抗衡的集團，因此無論哪一個友邦要援助中國就可以不必十分顧慮他方面的牽制了。

第四、就國聯說，公約十六條所規定的制裁，國聯應

戰時的經濟與財政問題

王希和

中國長期抗戰已經開始，在爲民族爭生存的旗幟下，「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之原則，乃是天經地義無可非難的。但是我們應注意，「有錢者出錢」在於「有」，「有力者出力」，亦在於「有」。既有錢矣，既有力矣，則錢如何出乎？力如何出乎？此種問題，殊非簡單易辨，我們應加以研究。茲依個人所見，就經濟與財政兩方面，論其梗概，以當導言。

就經濟方面言之。我們以爲「有力者出力」之「力」字，

當毫不猶豫的設法早日實行。但是國聯直到現在止還顧忌稱日本爲侵略國。羅斯福總統既已明白的指「妄事干涉他國內政——侵入他國領土」爲侵略國，是日本的罪名已再無可掩飾，國聯大可趁着這個機會宣佈日本爲侵略國，跟着就可以通過制裁日本的議案，國聯今後的措置不得而知，但以情理言，羅斯福的演詞大可以促成國聯的決心。

以上列舉各端都是一般人所能看得出的，惟國際的變化有時不可以常理推測，今後形勢如何，是否能一如人理想的期望，這又要靜待事實的證明了。十、九。

——導言——

應作爲人力與物力解。在戰時而言經濟，範圍雖廣，而最重要者莫過於經濟動員。何以故？因與前方作戰能力（尤在於持久戰之能力），關係極爲密切。故在經濟動員時，有三種條件，最爲重要的：一、金錢；二、人力；三、物力。關於第一條件，即是戰費之籌措問題，關於第二第三條件，即是人力之估計及如何予以適當支配可供作戰之間題。前者留置後論；現先討論人力與物力問題。我們應知作戰時，戰費固爲重要，而人力與物力之作用尤爲重要。世有缺乏戰費而能作戰，未有人力與物力不得適當的支配而敢言戰。歐洲大戰時德國有一萬萬六千萬金馬克之準備，而不免於一敗塗地，其原因不在於戰費之充裕與否，而

在於人力與物力之支配失宜，消耗太多。

所謂人力我們以爲在後方是領袖指導力，與民衆組織力，在前線是士兵作戰的技能與犧牲的決心。如除此之外，再加上相當的物力與金錢，則最後的勝利，真可以操券以待了。此處所謂物力係指軍火，軍用品，交通工具，食料衣着，以及種種原料及製造。於此可見人力較物力尤當注重。在戰時，人力的支配問題，即是如何集中如何利用問題。集中與利用最大之目的在於增加生產。所謂『有力者出力』，除用其智識力以貢獻於國家外，其他有力者，俱應使之担负生產之責。但利用人力時，我們不應徒事消耗，不加培養。例如增加生產時，婦女與兒童都應提供其勞務，唯不應妨害其身體健康，自己摧殘將來國家的生產力。又如成年人勞苦過度也容易使體力耗竭，促其天年。這是持久戰爭時期，所最宜注意的。

至於物力，其來源不出二途：非出於從前的儲蓄，即是現在的餘剩。前者如國家各種建設，只可利用，非萬萬不得已，絕不可隨便消耗，因消耗之後，國家基礎隨之動搖，等於自掘墳墓。後者是一般國民之淨收益，在平時可認爲一國新增加的資本，作戰時，提出幾分之幾，以爲國家之用，是不成問題的。只怕一國國民之總收益而無淨餘，則人民衣食不遑，安有利餘供作戰之用？中國國民每年之總收益是否有淨餘，淨餘多寡？在戰時我們不可不作一番估計。假如淨餘愈多，那末戰鬥持久力必定愈大。這是無可致疑的。

我們應知戰時經濟動員，除消極作用外，尚有其積極的作用。所謂積極的作用，即是如何增加物力，因徒供消耗而不增加，則失戰時經濟動員的意義。中國國民總收益除生活費外，若無淨餘，或所餘有限，尤應努力於增加物力。增加物力，在消極方面即是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在積極方面則是增加必要的生產。兩者之目的都在於增加一般國民的淨收益，以爲戰爭之用。減少消費所引起的各種問題，爲戰時經濟所應研究，同時亦爲政府所宜解決施行者，有如下列：

第一、進出口的限制問題；

第二、不必要的生產之限制問題；

第三、物價統制問題；

第四、消費量的分配問題；

第五、國內貿易的調整問題。

至於增加生產方面，我們所應注意者：

第一、產業統制問題，即如何合理化問題；

第二、增加勞動時間問題；

第三、婦孺勞動問題；

第四、勞資調協問題。

第五、國民生產力之補充與培養問題。

以上所舉各項問題，我們都應立刻加以討論，予以解決，此處不過提出綱領作爲參考而已。（未完）

團結覺悟之普及

余家菊

抗戰之必要，給予國人以團結之覺悟。其實在建國的過程中，事業之龐大而艱鉅，原無處而不需要團結。國人應當把住抗戰的團結教訓，將此團結覺悟普及於一般人的心靈深處，使牠具有恆久支配國人行動的確實力量，以減少國人的能力浪費，而掃除建國途程上的障礙。

團結是一種態度，要保持此一態度，最典型的辦法便是一「忍」字。我國從前大家庭的維持便是得力於此忍字。在社會的事態中，當然我們也希望人人能忍。不過忍之一字，不是人人所能做到的，勢必有抗爭事象發生；即在能忍的人，也有忍的一定限度，踰此限度也必然走向爭鬥。絕對的不抵抗主義，無論是中國的犯而不校，抑或是西洋的剝我外衣予以內衣，勢不能普遍推行。所以要維持團結，便當另想方法。

維持團結的另一方法便是「同同」。歷代的政治家，大概都瞭解此一點。所以「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成爲政治的一種標的。從現代的社會學觀點言之，社會之凝合亦確實有賴於「同心」之養成。不過同有「有同」與「皆同」之別。假使絕無所同，則必不能通情合意，人與人間，壁壘森嚴，便成渙散之象，一切不團結的弊病，統皆形成。假使要求一切皆同，則在事態複雜之今日，

文化發達之今日，是爲決不可能。況且生物學告訴我們，「趨異」也是進化的一大原因。就社會現象言之，鞏固社會的因素是「同」，推進社會的因素是「異」。所以要求「一切皆同」，不僅是不可能，亦且是不應該。要求「同」的方面，應當以必要的方面爲限，不必要的方面，便以不嫌恨爲是。所以祇當求「有所同」，不當求「無所不同」。

我們若認不常求「無所不同」，我們對於「異」的態度，便不當存一惡之之心，更不當存一打倒之之心。惡異而思打倒之，無益於事，徒傷元氣。蓋異已果然不具真實的存在，縱令聽他存在——在無妨害於國家社會的條件下，又何妨聽其存在，不久必然仍歸消逝；異已果然有其存在的真實因，則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歷史上的例證甚多。好同嫉異的心理，是團結的魔障，國人必須剷除。對於異己，最少應持一中性的「容異」態度，最好是存一「尊異」的心情。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持異論者，不必便是劣種。異論之是與非，祇有付之時間的推證——所謂留待後人論定是也；祇有付之時代的決擇，時代所決擇之途徑，乃當時所可施行之唯一途徑。至於當時所可施行之最好途徑，則不必即是時代所決擇的途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歷史的教訓，最少應使我們對於異己保持中性的容忍。

同是有理性情感的人類，同是黃帝的子孫，同是國步艱難的苦命兒，誰不應當親近，誰不應當持「善意」以相向。見解的不同，行動的差異，假使在無妨於國家社會的

範圍以內，便絕沒有嫉視的道理。好同惡異，是國人的普遍弱點。我們要喚起國民的同胞愛以培育國民的「尊異」心。國民互相承認彼此的人格，乃是團結的真實的精神基礎，乃是打破國難的偉大力量。

在全面抗戰中知識分子能貢獻些什麼

嵇文甫

我們雖然反對從舊日士大夫殘留下來的知識分子萬能論，但是要恰恰相反的主張一種知識分子無用論，我們也決不服氣。在目前這個全民族大抗戰中，凡是一個國民，都應該盡其所有，報效國家。我們這一羣知識分子所能夠報效的是什麼呢？自然，像投筆從戎那一類的事，最痛快，最壯烈。但是我們並不需要每個知識分子都那樣做。知識分子還有他自己的特殊任務。我以為在全面抗戰中知識分子最主要的貢獻應該是下列幾件事：

(1) 鼓動抗戰情緒 知識分子的筆槍與舌劍，就其本身而言，雖好像空洞無力；但是一經接觸大眾的心靈，鼓動起他們的情緒，那不可抵禦的偉大力量就發生了。在這個全民族大抗戰中，全國軍民抗戰情緒的高漲，當然是保證勝利的必要條件。要實現這個條件，要把全國抗戰情緒鼓動起來，這個責任當然要知識分子特別擔負。但是有些人以為現在全國的抗戰情緒已經高漲了，用不着再鼓動。

誰還不知道日本可恨，應該抵抗？說這話的人，他們就沒

想想中國的民衆教育何等落後，國家觀念何等薄弱。只看偏地的漢奸活動，就使我們很難相信一般民衆對於這次抗戰有多大熱情。因為倘若在大眾抗戰情緒高漲的時候，漢奸縱使有幾個，也早該嚇破膽而消聲匿跡了。抗戰情緒是越高越好的。我們應該盡量鼓動，使它日益強烈，日益普遍，使全國都瘋狂起來才好。

(2) 消滅漢奸理論 大體說來，全國抗戰情緒總算漸漸高漲了。然而仍不免有些漢奸理論，專門洩大家的氣。這裏面最下流的一種，是自命為日本通，說日本所反對的只是某幾個要人，某幾部軍隊，所要求的只是某些利益，只要予以滿足就沒事了。照這個路線做下去，中國只有步步「屈膝」，被日本零割。其次是中國必亡論。他們認定中國這民族根本不成東西。武力不必說了。單看人心這樣壞，就根本沒辦法。因之得出「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結論。照這樣觀點看去，我們只有坐等着當亡國奴。還有一種人，你向他提出任何辦法，他總說不好。他對於什

麼都不贊成，而專在旁邊說風涼話。有時候他們的調子很高，比誰說的也漂亮，但實際上只是阻礙着當前應走的路。總而言之，現在有各色各樣的取消主義，在客觀上幫了敵人的忙。我們知識分子必需把這些漢奸理論認識清楚，加以澈底的掃蕩。

(3) 提供工作方案 情緒激昂了，認識正確了，然而還得有辦法。廣大的愛國羣衆，雖然懷着滿腔熱血，但是一經說到怎樣做，就往往感覺到走頭無路。所以知識分子當前任務之一，就是還得向大家提供工作方案。當然，這些方案也不能由知識分子在屋子裏憑空胡想。閉門造車，出門未必合轍。這是過去士大夫的老毛病，我們現在應該矯正。我們必須深入羣衆，參加各種實際工作，然後所擬

方案可以切合事實。一方面從羣衆學習，一方面却給羣衆指出路徑，這才是知識分子的正當態度。

(4) 推進民衆組織 誰都知道民衆力量是偉大的。但是倘若不把他們組織起來，這力量就不能表現。知識分子的任務，不僅是向大眾宣傳鼓吹，替大眾擬工作計畫，頂要緊的還是把他們組織起來。我們可以說目前民衆運動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個組織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則一切都成空談。我們知識分子應該總動員，把這個責任切實擔負起來。

看上面幾項，可以知道知識分子在全面抗戰中自有他的特殊任務。但是我相信各種救亡力量必須配合起來才能發揮其效能。單靠知識分子當然是不行的。

論團結一致

范文瀾

日本軍閥大膽進攻中國，決不是冒昧從事而是經過長時期調查研究認為很有把握才動手的。他們惟一自信的策略是用變越的多量的飛機炸彈大破坦克車把中國軍隊各個擊破，他們萬萬料不到中國的答復會這樣乾脆而剛勁，就是中國人民在攢聚成見，團結一致的口號下，不問黨派，不論功過，不究恩怨，不計利害，大家拿出良心來，合力做救亡的工作。於是中共中央的宣言發表了。第二天蔣委員長的談話也發表了，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了

，晉北方面，若干勝利的捷報在各報紙重要地位登載了。這種歷史的不朽的偉大表現，昭示着全世界人類說，我們中國現在真正統一了。日本軍閥多少年來借防共作口實，遂行大陸政策，結果却促成中國的真正統一，我想日本狂暴的軍閥們一定脊背骨上打寒戰，叫苦連聲，大罵中國人真是豈有此理。

但是我們十分領教日本軍閥最卑鄙最惡辣的手段過的

們即使發瘋到瘋狗程度，也必得想盡方法企圖作最後一口的毒咬的。這最後一口毒咬，不是飛機的狂炸，也不是大破的亂轟。而是鬼蜮式的造謠挑撥，分裂我們內部的團結。

我們最好的答復是什麼呢？只要「我們的團結更一致」一句話就成。這是最嚴肅最冷酷的閉門羹，日本策士們沒有不垂頭喪氣廢然而返的。不過，團結一致，不是容易做到的事，真正團結一致，更是難而又難。我們必須把全國人民團結得純鋼那樣堅固緻密，使敵人的間諜，國內潛伏着的漢奸托派以及犯左派幼稚病的盲動者，帶婦人氣的愛使小心眼兒者，染八股毒的咬文嚼字吹毛求疵不識國家大體者，都束手無策，空負有謠即造，無孔不鑽的志願，却不能施展離間破壞的本領，這才可以說是真正的團結一致。

我們站在老百姓愛護黨國的立場上，惟一的希望，止求抗日戰線沒有讓螞蟻進出的小洞發現，始終堅強團結，咬緊牙根，拚命衝過這次滅種奇禍，從此一帆風順，踏上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上去。當然，國家大事，自有袞袞諸公，在那裏苦心調整，人民奉公守法，即是對國家盡其天職，本無庸詭譎過慮。這大概是愛國心理的驅迫而又限於鉗管小智的緣故罷，恐怕抗日戰線或有讓螞蟻進出的小洞發現，因為事實上確有螞蟻王——日本軍閥——率領着無數大小螞蟻，下死勁想鑽破這個戰線，偶然打出一個洞

來，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忍不住要貢獻些細微意見，好比一塊小石頭，一株小柳樹，設若遇到大溜冲隄的時候，或者多少有點用處。

從前北洋政府時代，每一位大總統或國務總理袍笏登場的那幾天，定要發表洋洋數千萬言的一篇大文章，說些政治如何改進，民生如何安定一類好聽話，倒懸塗炭，久饑久渴的小百姓，自然會呆鵝般伸著脖子期待王政之施行。好！大總統國務總理上臺下臺，宛如走馬燈那樣敏捷活動，一人去了來一人，一篇讀了再一篇，終於小百姓的脖子感覺疲勞不支了。銀行老板，亂發不兌現支票，那有不倒閉之理，北洋政府至今爲人唾罵，原因在此。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切實做事，向不虛聲宣傳，這是很好的。不過，人民之望治久矣，三民主義又廣大精深，不容易全部正確瞭解，更不容易全部同時實行。政府爲鼓舞人民愛國情緒起見，似乎應該頒布一道煌煌大令，指示三民主義的正確解釋，與戰事完了後，採用何種步驟實現三民主義最重要的若干部份，人民依據過去經驗，可以深信這張支票決不是空頭的，自然對於目前戰爭期間所受各種苦痛，發生很大的忍耐力和慰藉心。我知道不少平時對國家前途悲觀的知識分子，平津陷落後，竟厚着面皮投降暴敵，甘心作漢奸而且頗賣力氣。爲防止這類悲觀論者陸續加入漢奸隊伍，一道明令也許有相當的作用罷。

中國軍隊不斷地在戰場上作壯烈犧牲，戰爭如果持久

不決，士兵補充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壯丁訓練和徵兵制度在國民教育幾乎等於零的國家裏，成效能否如預期的良好。頗難預定。近來河南江西等省，都訂有優待出征軍人章程，如果不是紙上空談的話，那確是最切實最合理的辦法了。中國海岸被敵人封鎖，外國貨物不能暢運入口，民族工業正好趁這機會在內地經營起來。就是日趨崩潰的小手工業，也有提倡保護的必要。所以工人苟非出於本人志願，不必強迫他們入伍。商人向來是不喜歡打仗的，也不必勉強他們。止有佔人口絕對多數的貧苦農民，才是士兵最好的補充隊。貧農最需要的是耕地，政府不妨定一章程。凡貧農在壯丁訓練時期，地主不得收回其租地，並指定本村農民為之代耕。收穫穀物，壯丁得十分之五，代耕者及地主各得十分之二五。壯丁出征劃定本村田地若干畝，借與其家屬，仍由本村農民代耕。家屬得十分之七，代耕者得十分之三。壯丁如戰死，借得之田地，永遠歸其家屬所有，政府發適當價值之公債給原田主，作為代價。政府又酌量財政情形，減輕或豁免壯丁地主代耕者之租稅，表示優待的意思。如此，工人商人可以各安其生業，地主及代耕者可免當兵之勞苦，而貧農因當兵獲得一輩子夢想不到的耕地，也很可以滿意。那時候，即使有陰謀家野心家想煽動人民反對從軍，怕也無所施其技了。

現在軍事緊張時期，要督促一部份訓練欠好，富於封建性，保持實力，節節後退的軍隊，去前線效命，最有效

的方法是軍法森嚴，賞罰分明。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喪失國土的，違背命令的，奉調不進的，望風潰逃的高級軍官，並不止一個，而被正法的到今天止，僅見李服膺一個。宗澤斥責趙世隆說：「河北陷沒，我大宋法律，上下名分，難道也陷沒了麼？」叱出斬首示衆。當時世隆的部衆露立在堂下，他的兄弟世興佩刀立在宗澤身旁，澤回頭對世興說：「世隆已正法，你能奮志立功，可以洗刷這個恥辱」，世興感激流涕，即時帶兵出去打敗金人。岳武穆教訓部將說：「我的命令，天不能移，地不能動，違者按軍法」。看從古大帥建不世之勳，止是信賞必罰，軍法嚴明，何嘗要本人親手搏戰，一槍一馬同敵人拚命呢？我們希望最高統帥大振武威，絕不姑息牽就，重罰幾個驕惰軍官，給怕死無恥的人示例。有罪的沒有罰，何以慰勉赴湯蹈火的忠義將士呢。固然我們大部分將士，仍舊當仁不讓，視死如歸，絕不短氣，絕不介意，那究竟是聖賢豪傑一輩中人，可以偶遇而不可以必遇的。我們人民因為萬分敬愛他們，所以希望嚴督退縮的懦夫，不許躲避，好給勞苦功高的部隊多少助些微力。又恐怕那些不肖之徒，很容易勾結漢奸，一變而為內賊，所以更希望用軍法把害羣劣馬早早斬除。

中國士大夫在歷史上有一種極惡劣心理，就是度量狹隘，好弄小智。自己幹不了，却憎惡旁人幹，自己不努力，却妬忌旁人努力。比如運動員在操場上賽跑，其中一個人乏力不跑了，却硬拉住旁人也不許跑，或者突然橫出腿

去，使旁人冷不防跌一交。我們試想這個人何等卑劣，何等可惡。實際，在社會裏做事，這種現象是非常普遍而且獲勝利的往往就是善用此技的人。這種惡劣心理擴大起來，可以幫着敵人破壞抗日戰線，其罪惡與漢奸比較，並無高下之分。我們要防止這個危險，惟一的方法，是要把法律的尊嚴，大大提高，使全國人民的言論行動都受法律的限制，同時也都受法律的保護。絕對不許有人在法律以外，得憑藉別種力量如造謠中傷，暗箭射人，暴力脅迫，無理取鬧等等行為，達到害人目的而不受制裁，反之絕對不許有人在法律以外，遭受損害而無處申訴。中國社會如果真能消滅『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兩句悲痛諺語，

哀東北之壯丁

艮賓

倭夷入寇，東北陸沈，白山失色，黑水無聲，莽莽荒原，點點點日，狼虎晝啼，狐兔宵走，久非人間世矣！而可憐可悲可哀可泣者厥惟今日東北之壯丁也。揭翰書之，以彰亡國之慘禍，俾國人胥知所警惕。

一、防盜購槍

民國以還，東北鄉村，浸多流寇。巨室富家，皆購置槍械，建築礮壘以自保。每當青禾蔚起，盜匪肆行，則家家壯丁任防守之役。日有巡望，夜有值更，其礮壘皆在

院牆之四隅，設長槍於其中，槍未出壘外者尺許，綴以赤旗，繫以銅鐸。曉曦遙映，清飈高吹，則若片霞飄蕩，編鐘鏗鏘，雖云警流寇之視聽，亦可謂農村之點染。此事變前之狀況也。

二、降夷獻械

瀋陽一破，遼原失守，雞塞龍沙，繼踵陷落。鯨鯢揚鱗，傀儡登場，守封疆之大吏，尙皆稽首，無組織之小民，唯有屈膝。日人鑒義勇之活躍，慮我民衆之抵抗，乃下

自然光明和平，上下一體，再沒有狐鼠鬼蜮跳舞作祟的餘地。

我忽而想起宋明歷史，不免替宋明人痛哭流涕，呼天呼地了。我又忽而想起前若干時北平有一羣人發起所謂新什麼運動的，接着，記不清是一個人還是一羣人在報紙上發表了一個激昂慷慨志切衛道的通電，號召全國父老一致聲討。等不及全國父老起來響應，日本人早把平津奪去了。被聲討者固然趕跑，而聲討者除了抱頭逃竄也無別法。我對於聲討者與被聲討者兩方並無愛憎，不過借來做例，一隻漏船覆沒在俄頃間，船上的人還在那裏鬧什麼聲討被聲討，岸上人看來，這是何等愚蠢而又可憐啊！

繳民間槍械之令。農民忍淚吞聲，荷槍攜彈，馬趨牛奔，長跪高擣，率以自衛之器，獻之敵人之前。斯器也，汗血之所易，防守之所資，田獵之所用，壯丁之所寶，其愛之，不啻王羲之之愛鵝，米元章之愛石，嗜學者之愛珍籍，古玩家之愛彝器也。一旦被敵人攫去，其痛心可想而知。虎而齧其爪，兕而剗其角，其馴自與犬羊同。故東北民衆繳械之後，無復抵抗日人之力矣。據聞日人所繳民間新式槍械，在百萬枝以上，其數亦可驚也。

二、牽鼻入伍

日人既以獨霸東亞爲目的，故汲汲從事於戰爭之準備

。鮮臺餘民，既可填戰壕，東北壯丁，亦堪杜礮口。在三年前，東北即實行徵兵之制。其徵兵也，先行民間戶口之調查，次作壯丁體格之檢驗。凡年壯力強者，皆強迫入伍。若或逃避，夷其家族。夫國民皆有當兵之義務，入伍從軍，鬚眉丈夫，以爲榮樂，然爲敵人效命，誰肯甘心。且入伍之朝，即關牢之始，其驅之刀俎，用作犧牲，雖在至愚，亦知其必然。東北壯丁此時所痛心者，實不在別骨肉而棄室家也。然抵抗無力，只有順受，譬之繩穿牛鼻，牽者欲東則東，欲西則西，雖蹈湯池，入燔林，亦不能辭矣。

四、被鞭衝鋒

中日戰雲，旣已展開，日人乃用東北壯丁作先鋒隊，此亦以華制華之一毒策也。其編制軍官皆日人。戰時以機關槍督其後。且誠之曰：「退者夷族。降者夷族。倒戈者夷族。自殺者夷族」。當斯時東北壯丁皆履有死無生之途矣。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或留芳百祀，或遺臭萬年。今也東北壯丁男爲敵人而伐祖國，助仇讎而攻同胞，其死之代價又安在哉！嗟乎，東北壯丁固亦軒轅之子孫也，誰非熱血，孰無良心，其忍痛而與國軍交綏，實不計其身之存亡，但慮其家之禍福耳。國重於家，彼固不知；家終不保，彼亦未及料也。

五、戕身破家

世人之血紅，而日人之血黑。世人之心肉，而日人之心鐵。其慘酷毒辣，迺非吾人所能想像，此徵諸實事而不誣者也。東北之壯丁，爲日人衝鋒，爲日人飲彈，爲日人流血，爲日人殺身，爲日人而伐其祖國，爲日人而攻其同胞，其心雖非忠於日人，其行固大有功於日人也。則此輩壯丁之家室，似宜得日人之撫恤，而竟有大謬不然者。蓋日人之目的，在盡戮我人民也，在盡取我土地也，將使神州禹廣域，華民靡孑遺也，將使大漢舊邦，倭奴長卵育也。是以東北壯丁，則驅之死於戰場，東北老稚，則誣之死於刑戮。近據東北來人談，日人以東北士卒作戰不力爲辭，毒屠其家，甚爲慘烈。聿究其實，則彼所謂作戰不力者，

固皆陷陣而死焉。噫！吾知之矣！日人借此口實而滅吾東北族類也。然則東北壯丁，欲保其家，而家終不保，不亦大可哀乎！

六、餘音

東北壯丁，所罹亡國慘禍，其階段如上所述。余有四事，附申於後：

(1) 東北壯丁，被逼參戰，亟宜倒戈向讎，旋踵衛國

哀「文化城」

北平的遭受一度淪亡，早在我們意料之中，但在北平及全國上下熱烈的慶祝克復豐台廊房的歡宴中，而敵人的鐵蹄踏碎了北平古城，這是站在軍政圈外的我們，無論如何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痛定思痛，使我們悲恨填膺，使我們奮發興起。假設真是聽其淪陷而不能收復，不止是斷送了列祖列宗築路藍縷所開闢的土地，並且斷送了古聖先賢嘔心鍛肝所創造的文化。據說全國的各種圖書儀器，都以北平為最多。如清華大學、北平研究院及協和醫學院等院校的關於理工醫的設備，北平圖書館及清華大學等處的西文書籍，都非他處所能望其項背。不過我是門外漢，不敢亂談；止談我所比較熟悉的中國文史方面。記載各地風土人情山川物產最詳確的府州縣志，收藏最多的便是北平

，勿妄冀親族瞬息之安，而謬蹈身家俱亡之禍。
(2) 各省壯丁，宜懷此殷鑑，入我戎行。殺敵方可免禍，衛國即是保家。

(3) 壯丁家族宜母訓其子，妻勵其夫，曰「覆巢之下，必無完卵。大屠之側，寧有全牲，唯此抗戰之途，確是生存之路」。

(4) 政府宜亟組織民衆訓練壯丁俾其殺敵致果，皆為戰士。亦免土崩沙散，徒資敵人。

羅根澤

圖書館，其次是上海東方圖書館，一二八戰役，東方圖書館慘遭暴日的故意轟炸，由是北平圖書館的收藏更成了希世之珍。與此有關聯的各種輿圖，也是北平圖書館首屈一指。中國歷史文化總匯的四庫全書，原有正本七份，副本一份，今存者止有三份。一為文溯閣舊藏，九一八後為倭寇擄載而去。一為文淵閣舊藏，今存浙江圖書館，但以中經散亂，難陸續鈔補終非舊觀。另一份便是文津閣舊藏今存北平圖書館。還有文淵閣的舊藏一份，略有殘缺，今存北平故宮，如假以時日，這兩份再為倭寇擄載而去，則我們幾乎全部喪失。真是喪失而不見於世，也便罷了，偏是我們喪失，而敵人得去，這叫我們的祖先如何的痛心疾首，我們的子孫如何的徒喚奈何；日本是善於改竄史料的民

族，他們的上古史便一篇騙人的偽書。你想我們的書籍，存在他們的匪窟，世界上又沒有另一部可以質正，則他們的任意改竄，叫我們不敢想像。到了那時，我們祖宗所留下來的書籍恐怕要派定我們做他們的奴隸了！

北平各圖書館的藏書雖富，但以搜集的方面太廣，論到專門之學，還是私人的收藏。故家舊族的藏書有的非外人所能窺知，逸老逸少或軍閥要人的藏書，又以和文化界絕少接觸，我也無從知道。我所知道是文化教育界的收藏。文化教育界人的收書，是用爲研究的材料，不是用爲裝點的玩藝；同時又因爲各人的財力有限，研究的方面有限，所以大半是分類收集。以我所知，如某先生的金石書，某先生的小說書，某先生的音韻書，某先生的明清史料，某先生的太平天國史料，某先生的尚書，某先生的杜詩，某先生清人文集，某先生的科舉文字，……都令人望而興歎。在北平看到報上的一段批評，說是在圖書館竟見不到各校

教授的蹤跡。這是因爲各教授大半都仰賴於自己的書籍或友人的書籍，仰賴於圖書館的地方很少，有之也大半在善本書室，所以不常有各校教授到各圖書館的普通閱覽室。

自然文史書籍不是飛機大砲，不能用以射擊敵人。但我們要知道號稱復興德意志原動力的菲希德對國民講演，大半是列舉德意志的光榮歷史。的確要抵抗強寇，不止需要新式的武器，還需要國民各分子的自覺與自信，而自覺與自信的胎育，則在了解自己的歷史，認識自己的聖哲。所以暴日所到，除了奸淫屠殺以外，便是焚書偷書，其次就是改造我們的歷史，麻醉我們的青年。我們歷史文化的重要，已由敵人的仇視，得到重大的估價，而保存歷史文化最富豐的北平，當然不能以其爲荒涼的古城等閒視之。自然我們要很快的收復我們的一切失地，而北平的收復，更要加緊努力，免得我們的歷史文化被暴日偷竊改竄，那我們更上無以對祖先，下無以對兒孫了。

保定抗戰紀實

無畏

蘆溝橋事變，粉碎了我們數年來含垢忍辱，委曲求全，從事內政與建設的計劃，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很嚴肅的擺在我們的面前。最高領袖宣示了最低限度之立場，抗日的旋風，捲遍了全國，救亡的呼聲，響徹了窮鄉僻壤的每一個角落，我們的武裝同志更是拔劍研地，如

醉如狂，蘊蓄了多年的積憤，人人思欲一當單于，得有機會，以畢此生；感天地，動鬼神，許多可歌可泣的壯烈犧牲，是到處開演着。

大的時代到了，我們苦痛着，我們也歡呼着。偉大民族底偉大的潛勢力，將和警醒了的巨龍，怒吼起來的睡獅

一樣，以抗戰的事實向世界宣告，我們是不可征服的。自抗戰發生以來，雖爲時不過三月，而世界耳目，已爲之一新，中國國際地位已爲之提高不少，這固然由於全國人的努力，但英勇壯烈的武裝同志實功績最大，我們應致衷心的感激。敵人機械化的部隊，猛烈的砲火，武器方面固較優越；然若謂物質完全可恃，即可決定戰爭的勝利，則我們對中外歷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許多戰爭，將完全不可解釋；就是最近者，如總理的推翻滿清，委員長的完成北伐，亦將成爲歷史之謎。在此次抗戰中，我們的將士，定能本總理的精神，領袖的信念，一方面淬厲精神，一方面補苴罅漏，再接再厲，獲得最後勝利，重演一次奇蹟。熄暴寇之狂燄，伸正義於天下，使我們子孫的眉，呼着抗戰將士的名字而揚；使我們子孫的氣，呼着抗戰將士的名字而壯的。

記者倒不是有歷史癖，想爲後世史家搜集史料，「死後是非誰管得」，不但前線肉搏的將士，未曾顧念及此，就是記者也毫未涉想到的。目前最嚴肅的事實，是民族的生與死，勉強的退一步說，是此後百年的作主人或作奴隸。所以我的到前方去，主要的目的，還是爲了親歷戰場，將看到的事實，傳播給後方，用作前仆後繼的鼓舞。用作再接再厲的參考。懷着這樣的心情，我便赴了平漢線正面的保定。

記者思在保定儘可能的多留幾日，但在戰場之中，若

不與軍隊取得密切的聯絡，不但退却時有種種困難，就是每天的吃飯喝水，也大有問題。幸好，這次在保定，遇到了幾個舊友，給以不少的方便。使得在居民逃避一空之後，還可多留幾日，與困守孤城的軍隊同時退出。

敵機大舉轟炸

九月十五日，據云，平漢右翼固安方

面×部不支，已被敵人渡過了永定河。××路感到威脅，亦不得不沿平漢正面向後退却，敵人的慣技是在進攻之前，大舉轟炸，以破壞後方的秩序，擾亂前線的軍心。保定方面平素對防空未甚注意，一般民衆已是惴惴不安。果然十六日拂曉警報長嘶，從睡夢中驚醒了人們，六時二十分，敵機十餘架，三五一隊的紛來上空，一時高射砲聲，亦到處亂響，敵機雖在相當高度，不敢低飛，投彈未能準確，然破壞亦可驚人。房屋被炸毀甚多，西門以北，城牆亦被炸塌一段。同時並投有燒夷彈，致數處起火，至其所散之荒謬絕倫的傳單，則無人注意，有時在街上見到，大多數是隨便罵一兩聲便走過去了，很少有人檢起。受禍最慘者以車站一帶爲甚，月台、站房、車皮以及車站旁之地洞，統被炸毀。車站上的辦公人員，護路警察，以及等候上車的難民，凡擁入地洞中者，皆被掩埋以死，約有六十餘人之多。入晚八時復二次來襲，數約四五架，不如清晨之多，然此次大多投彈城內，重要軍政機關，很可倖免，河北省府，五十二軍軍部同時被炸。足徵漢奸活動，與敵人暗通消息。據防空司令部調查，是日

炸毀房屋三百餘間，死亡一百餘人，傷者十餘人。但軍人蒙難者甚少，足徵敵人目的在擾亂後方，並不問被轟炸者之為戰鬪員與非戰鬪員也。

十七日，清晨六時敵機十三架復來轟炸，最繁華之西大街，中彈甚多，樓房倒塌，路為之塞。市民扶老攜幼相率出城，棄其商店住宅於不顧，自晨至午，敵機共來三次，每次投三五十枚不等，大多為五百磅共二百五十磅者，並投有硫磺彈甚多，但見炸彈落處，黃烟騰空，逃難之民衆以在街上炸死者居多，一段軀殘肢，慘不忍睹。至下午四時左右，街上已闌無一人，蓋已逃避一空矣。

十八日，今日為「九一八」六週年紀念，逆料敵機定來擾亂，蓋敵人常能不斷利用機會，以刺激吾人同仇敵愾之氣，值此時機，來一次轟炸，其給與吾人的深刻印象，當較舉行一次盛大的紀念會為更有意義。晨起微雨，敵機復來，本日自晨至暮，共來十餘次，每次十餘架或三四架不等。並有超重轟炸機三架，形特龐大，巨聲隆隆，使人耳為之聾。但在城內未有投彈，惟對滿城一帶我軍事陣地，破壞甚力，並聞在方順橋炸兵車一列，未知確否。

十九日，清晨敵機一隊復來，司空見慣，已不再注意機數，在城內投二十餘彈而去。下午重轟炸機九架，復翱翔上空，飛行甚低，高射砲已停止射擊，不但居民逃避一空即公務員與維持治安的警察，也找遍街頭，到處不見一個。

在這裏我們提出了後方工作問題與後方民眾的安全問題，希望此後注意。光膽下一座空城，讓軍隊來守，不但心理上給予以莫大的不良影響，就是物質的供給，也諸感困難，絕不能持久的。所以後方的秩序應盡力維持，想法使整個社會活動不要為之破壞，在何種時機之下，婦孺老幼應該逃避，在何種時機之下，壯丁青年應該退出，都是很重要的問題，絕對不容忽視的。至公務員尤其是維持社會的警察，更是職責所在，必須與軍隊同進退，而後乃可以言攻，而後乃可以言守，而後乃以言持久抗戰。否則，事先是對自己實行了堅壁清野，事急委之而去，此所謂『資寇兵而齎盜糧』，對整個的民族抗戰是很不利的。

我軍堅決守城

敵人沿平漢線南犯，逐漸逼近，固安方面，敵人渡河，我平漢右翼，已受威脅，益以日來之大舉轟炸，更可證明他有拿保定的決心。因為這時敵人在平綏線已獲相當勝利，平型關亦已深入，後顧無憂，故可抽調平綏路及門頭溝方面精銳部隊，竭力南犯，以期與津浦線滄州之敵軍，平頭並進。據在又叉軍防地，受傷降落敵機，從駕駛員身上所搜獲的文件中，知道這次敵人沿平漢線南犯保定的，計有第五、第六、第十，第二十共四個師團，及砲兵兩旅，坦克車一大隊。十九日我軍決定了決戰防禦計劃，要在保定以北與敵人決戰，以五十二軍的三師為基幹，輔以砲兵三團。數量方面已較敵人為少，而沿漕河戰線東起安新，西至滿城，長

約一百五十餘華里，兵力亦嫌配備不足，空隙甚大，漕河寬僅兩丈，深不過三尺，又地帶沙質，本年入夏以來雨量過多，工事時修時壞，故無險可守。敵人猛烈的砲火，連同飛機坦克車掩護進攻，我們以些微兵力，恃血肉之軀，與之相抗，而且援軍毫無，接應不濟，保定的陷落，已爲不可避免之劫數。將來能重遊保定的機會固然是很多，但暫時却不得不與之離別。而在這種情形之下離別，愈增了一種莫可名言的戀戀之情。記者探知了擔任守城的關麟徵軍長是住在城西南的昌富村。便於二十一日步行着去訪他，希望能夠多留幾天。關軍長爲記者在古北口抗日戰役時的舊相識，來保定亦曾數次晤面，鼻息較多的陝西音，依然未改，也許是睡眠不足罷，顏色顯得特別蒼黑，但平素的勝概豪情，却絲毫不曾減退。上述的決戰防禦計劃，已知道於十日一天一夜的忙碌中已經佈置好了。二十一起敵機赴滿城一帶大事轟炸，掩護敵兵進攻我左翼陣地，下午五時左右有敵人五千餘衝入，激戰一夜，返復肉搏，雙方死傷各二千餘人我營長數人陣亡。二十二日拂曉，我軍肉搏返攻，復逐去敵人，奪回陣地。我第二十五師一團全團殉國，團長亦受重傷，敵人傷亡亦量相當。我右翼兵力本甚單薄，激戰一晝夜，已犧牲過半，所餘無幾而奉令接防之又軍復未能到達，故滿城一帶，重要山頭，多被敵人奪去，無法搶護。同時正面陣地空隙本多，原定補充正面之左翼我軍復以無人接防，不能抽調。經一日之血戰，

至下午五時左右，終被敵人坦克車衝破陣地數處，不能挽回，二十二日夜十一時我軍決定縮短防綫，堅守保定城垣，關軍長並乘夜將軍部由官昌村遷入城內，準備與城共存亡。但城內居民已無一人，電話已被破壞，消息不通，困守其中，指揮者不便，勢亦絕難持久。不但僚幕勸阻，連記者亦期期以爲不可。經大家再三勸慰，遂於二十三日天明時由城內一同遷至城東南十里之小連莊。當時守城，決定城內由第二師擔任城防及城西由四十七師擔任，城東至阜河一帶決定由十七師擔任，二十三日自晨至暮，敵人三面攻圍，飛三十餘架，翱翔保壘上空，到處擲彈，沿西門而北，受重砲轟擊，城牆傾圮甚多缺口到處皆是，但激戰終日，敵人並未得逼近城垣，陣地無大變動，而我方犧牲過鉅，實已無可再戰矣。二十四日上午經拂曉之激烈戰後至十時頃敵人左右翼攻破我陣地同迫城垣，同時北門已被攻入，我守城僅餘之少數步隊，由南門退出，且戰且走，向後方集合，合計三師兵力，傷亡過半，尤第二師以及第二十五師犧牲最大，退回之戰鬥兵不滿三千官長大多受傷，抗戰之激悲，犧牲之悲壯在平漢線爲最甚。保定遂於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淪於敵手。我們於二十四日點由小連莊移至城南之田各莊，至十時左右，村西北三里許，忽轉來槍聲甚密，據探報乃敵人騎兵由於家莊車站，迂迴到達，幸第二十五師由保定退出之一部約三百餘人，經過該處，始將敵人擊退。十一時左右我們集合在一起，由田各莊出

發，沉默代表了最大的悲痛，大家都寂靜無言地行進着，別矣保定！我們祖宗築路襟襍，被荆斬棘，所開闢的土地

，所建築的城垣，我們要以熱血來保護，也定要以熱血來奪回的，再見保定。

戰地通訊

吳默健

「山先生賜鑒：自違教範，越三日抵并，今晨三時由并抵五臺。目下晉綏軍全部無意作戰，派遣軍劉又乂部亦然，節節撤退，兵在將去，四處劫掠，沿路秩序極亂。太原城中空氣極緊已作最後準備，繁峙代崞等縣相繼失守。（綏遠全省及山西崞縣以北諸地及要口均失）與晉綏軍交綴者，大率爲蒙古騎兵。現退却各線，除一部尙由傅部

抗戰中外，將全部由八路軍接防。刻來五台縣署訪友，知本縣公安局全體亦棄械潛逃，正由我軍與縣署接洽，接收後，交決死隊及已大體組成之遊擊部隊。繁峙之敵現距五台縣城僅四十里，預計不久即可開始壯烈之遊擊戰也。八路軍在平型關一帶作戰，仍甚有利，部中工作亦相當緊張。餘俟續陳。

弟默健三日

要落的太陽（獨幕劇）

王寶味

作者的話：這是應開封女中話劇團之請試作的一個救亡獨幕劇，本來並不打算發表。但據說這類短劇在演劇界彷彿頗需要，（上海流動救亡話劇團各隊來汴，所演的劇多半重複，）所以應本刊編輯之命，把牠發表了。

要落的太陽（獨幕劇）

登場人物

趙自強——冀東保安隊中隊長約四十歲。

趙老太太——其母，約六十歲。

趙曇——其女，約十九歲。

趙炳生——其子，約十三歲。
許菁——趙曇之女友，年與曇相若。

張媽——女僕，約五十歲。

周得勝——勤務兵，約二十五歲。

時間：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底。

地點：河北通縣保安隊中隊長趙自強之家。

佈景：舊式樓房上邊的一個房間，舞台左首有一門通樓下，右後方有一門通內室，右前方有一窗，窗門開着。可以俯視下邊的街道，舞台後方稍左置小圓桌一

，周圍放三四張子櫈，稍右邊置一舊沙發或躺椅。窗下放茶几，兩邊兩張椅子。棹上茶几上隨便放點東西，如茶壺茶碗花瓶之類，棹上再放幾本書籍雜誌和一本救亡歌曲集（如舞台寬大可再置一書棹於

舞台左方，書籍雜誌等即應置書棹上。）壁上懸一鐘，指五點三刻。

幕開時趙曦坐圓棹旁，以左手支頤，右手持報紙一張，面向觀眾，露悲憤之色，曦為學生裝束，著藍衣黑裙或藍長衫皆可。

曦——（把手中報紙用力擲於地上，站起身，以掌擊棹自語）平津失守了！通州這些狗彘不食的漢奸們都在這混蛋報紙上拚命替敵人吹！但願這次全中國的人民都起來作民族解放鬥爭，收復平津，收復東三省，使這種漢奸們死無葬身之地！（不安地在室內來回走着。）爸爸，這個時候還不回來（望鐘）快六點了！平常總是四點多鐘就回家來的。爸爸沒有甘心作漢奸，他身上流着的還是中國人的血流！但他似乎——似乎懦弱一點。懦弱？也許並不！他不是說他的血終有一天要為祖國流嗎？半年來，哥哥的被捕，被殺，母親的死——因疼惜哥哥悲憤而死，又給了他怎樣的刺激！在這緊要關頭，我想他一定會作出一點事情來的！——一定會的！（仍然悲憤不安的在室內來回走着）。

炳——（推開通樓下的門走進來，穿小學生服攜出包。）姊姊，爸爸回來沒有？（把書包放棹上。）

曦——沒有！

炳——奶奶呢？

曦——在裏邊躺着哩。

炳——（露出忿恨之色）姐姐！我真難過，這一學期功課又添了日文，那個教日文的鬼子我看見他就又害怕，又生氣！有時，我真想拿家裏那枝手槍去打死他！今天上課他又說天津北平都被他們大日本的皇軍佔領了，不久就可以佔領全中國。又說你們日文如果學得好，將來不愁沒有官做。真把我氣死啦！姐姐，天津北平真被他們佔去了嗎？

曦——真的呀！弟弟！這次中國一定要抵抗，要同日本鬼子拚命的！

炳——我希望趕快同鬼子拚！這鬼學校我真不願再上！要學什麼鬼子文，姐姐，為什麼我好幾次向爸爸說不願再上，他總是安慰我，勸我一定上下去呢？

曦——弟弟你年紀小，你不能了解父親的苦心！

炳——苦心？什麼苦心呢？

曦——你知道哥哥是怎樣死的麼，弟弟？

炳——哥哥不是在北平病死的嗎？不是死在協和醫院嗎。

曦——并不是這樣，弟弟！

炳——不是這樣？到底是怎樣回事呢？你一定要告訴我，

姐姐！

曉——好，我告訴你，弟弟。但你可不要告訴別人呀！

思索一下後好像自語。——唉，其實這事也許不久就用不着再守秘密了。中國人已經忍無可忍，立刻就要大家團結起來同日本鬼子拚了。通州是中國的，通州的中國人當然也不會是例外，我相信。

炳——姐姐，你說的我完全不明白，中國人同鬼子拚命和哥哥的死有什麼關係呢？你快點告訴我，別讓讓我着急！

曉——弟弟，我告訴你吧！哥哥是一個最有血性，最有勇氣的青年，他在北京大學唸書是學生會和愛國運動的領袖。前年北平學生「一二九」救國運動中，他被捕了，在牢裏坐了三個多月，出獄後他對愛國運動更加努力，因此遭了漢奸們的妒恨，欲得之而甘心。

。漢奸們向日本人告密，說他是通州保安隊中隊長趙自強的兒子，叫日本人向父親要他，如果不交出來，就要把我們全家都殺掉！

炳——哦！哦！父親怎麼辦呢？把哥哥交給日本人了嗎？
曉——當然沒有，父親和哥哥老早就顧慮到這一層了。任殷汝耕這偽組織成立以後，不久父親就在北平和通州的各報紙上登啓事，聲明與逆子趙曉脫離關係。這時父親就把當時登的啓事，都拿給日本鬼子看，

曉——哦！後來怎樣呢？鬼了才算沒有話說。

炳——後來，在六個月以前，母親病了——這你總還記得吧？母親病了常常告訴父親和我說很想念哥哥。母親是最愛哥哥的，哥哥雖然是那樣鐵一般的人物，但他對於母親卻是無時不懷念着。偽組織成立以後，雖然北平與通州相距咫尺，他從沒有回來過一次，但我在北平每次見他，一談到母親，他總是感動得眼裏充滿着熱淚。這次母親害病，他聽說以後便冒險在一天的夜裏回家來看母親。

炳——哦！母親害病時，他回來過嗎？我怎麼不知道呢？
曉——是的，連祖母都不知道哩，這是不敢讓很多人知道的。

炳——後來怎樣呢？

曉——後來，後來（哽咽）在第二天早晨回北平去的時候，他在城外被鬼子偵探捉住了。

曉——（咬牙切齒）鬼子捉住他以後倒把他帶到父親營裏，說如果父親願意保他，就可以釋放。鬼子的心狠毒極啦！他們一向就疑惑父親與哥哥的關係，更因此疑惑父親不忠于偽組織，想藉此試驗父親。如果父親保哥哥，那就證明過去脫離關係是假的，而哥哥回通州是與父親密謀反抗偽組織，那就可以屠殺我

們全家。

炳——（咬牙切齒）哦！鬼子真狠毒！父親沒有保哥哥吧？

曠——父親自然不保！他並且還裝作鎮靜的樣子，把哥哥罵了一頓。後來哥哥被槍決了，父親率性橫了心，連屍都不收！

炳——父親心腸也大硬了！（啜泣）

曠——心腸太硬？讓我們全家都被殺有什麼用呢？他這樣做是爲了要留着我們的生命，等着爲哥哥復仇啊！

炳——等到什麼時候機會才來呢？

曠——機會恐怕就要到了。平津失守，全中國的人民一定要起來與鬼子拚命，我們復仇的日子就要來到了！

炳——（憤極欲狂大叫。）是的，我們復仇的日子就要來到了！我們復仇的日子就要來到了！

（此時趙老太太從右方通內室之門走進，手握拐杖，步履蹣跚。）

老——炳生，你又跟你姐姐鬧什麼？

曠——（以手揩淚）他沒有鬧什麼，奶奶。

老——（向曠）你爸爸還沒有回來？

曠——（扶老坐沙發或躺椅上）沒有，奶奶。

老——該回來了吧，太陽都快落了。（看窗外）炳生，你怎麼不作聲？餓了吧？可憐的孩子，媽媽死去快半年

了！

（沉默。忽然，遠遠傳來一陣步槍聲和機關槍聲，趙曠凝神聽，俯身把地下的報紙拾起放在棹上。）

老——（向曠）孩子，你天天看報，這兩天有些什麼消息？

聽說又打仗了，是怎麼回事呢？

曠——是的，在打仗，奶奶。日本人把我們底北平和天津都佔去了哩！

老——日本人佔了北京城？中國怎樣辦呢？

曠——中國一定要跟日本鬼子拚，我想。報上說現在還正在打着。

老——通州呢？通州不會打仗吧？通州不是「獨立」了吗？

炳——（忽然地。）奶奶，不要說什麼獨立！通州的殷汝耕是勾通日本的漢奸，漢奸就是賣國賊呀！

老——是的，你說的對，孩子。我老糊塗了。但是通州要打仗才是痛快事，殺日本鬼子更是痛快事！日本鬼子真把我們中國人欺侮得太厲害了！（說得激昂而忘神了）奶奶，你知道哥哥是怎樣死的麼？——

曠——（急以眼色止之！）弟弟，不要提哥哥讓奶奶傷心！（炳會意不再說下去，曠又拿話岔開老底注意。）奶奶，你喝茶不喝？

老——我不喝，孩子！唉！兵荒馬亂！你爸爸這時候怎麼還不回來呢？你爸爸也真可憐！半年來你媽媽去世啦，你哥哥也去世啦，每天夜裏，我老了，睡不着

啦，我總是聽見你爸爸也是翻來覆去睡不着，咳聲嘆氣，有時還聽見他爬起床，在他屋裏來回走，用拳頭打在掉子上通通響。孩子，我看他除了爲你媽媽他們難過，恐怕還有別的心事哩！（老說到這裏連聲喀嗽。）

曦——是的。奶奶。我也覺得爸爸像有很大的心事。奶奶，你老人家還是到裏間去躺着罷。

（又一陣隱約的槍聲，曦炳俱注意聽着。）

張——（張媽推左門入。）小姐，許小姐來了。許小姐請坐，我提開水泡茶去。（隨下）

（許青跟着走進來，態度很緊張。）

青——（向老）奶奶，你老人家好，（轉身向曦興奮地）曦！你知道嗎？通州保安隊完全反正了！現在正在殺鬼子哩！

曦——（興奮地抓住青底左手逼視着她底臉色。）真的嗎？真的嗎？青！（眼裏泛着興奮感動的淚。）

（未完）

中日問題

毛澤東先生與美國新聞記者 A · S 先生談



美國作家 A · S · 先生於本年三月一日訪問蘇區，在

問題與西安事變，作如下之談話，誌其要點如下：

延安府會見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先生。關於中日

A · S · 問：共產黨現在執行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與去年秋季跟斯諾(Snow)記者所談的，基本上有無改變？

毛澤東答：如果從基本上說來，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這表現在下列各點：

(一)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是抗日的。因此，不是

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正向中國侵略。但是我們要求英、美、法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善意中立；在這個基本上我們願意同這些國家建立友誼的關係。

(二)我們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民族的。這就是說，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開漢奸之外。有人說共產黨倡導人民陣線，這是不對的。共產黨倡導的是民族戰線，這種民族戰線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來範圍廣大得多。

(三)因此，這個反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之主要政綱，該應包括下面各項：

- 一、國內的和平統一；
- 二、對日抗戰；
- 三、人民的民主自由；
- 四、南京政府轉變為真正的國防政府，容納各黨各派，罷免親日派；
- 五、國家制度改變為基於普選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

六、改善人民生活；

七、發展工商業；

八、聯合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

問：爲了完成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你們準備犧牲到什麼程度？

答：這要看歷史情形。從一九二七年夏天開始，國民黨放棄了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放棄了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與農工政策；放棄了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的政綱；並且走向相反的方面。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單獨負起中國革命的責任，並執行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政策，與國民黨處於對立地位。我們當時採取的這種同國民黨對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與必要的。但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共產黨就發表宣言：要冰停止內戰，願在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訂立國內和平對日抗戰的協定。可是那時僅有十九路軍同意我們的主張。南京方面則完全不同意，並且還舉行了大規模的圍剿。及至北方問題發生，國難已臨極端嚴重關頭，我們乃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進一步發表了組織抗日聯軍國防政府的宣言。同年十二月共產黨又發佈了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案，並提出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綱領。這個新政策宣佈之後，立即得到廣大民衆的贊同，國民黨中不少愛國份子也都贊同了這種政策。這是因爲更大敵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國內戰爭，才能

進行抗日禦侮，在中國政治上開闢了一個新階段。但是國民黨還不願意放棄其老政策。到了去年八月，我們又寫給國民黨一封長信，堅決要求把敵對的目標，由國內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提出改變國家制度為民主共和國，召集普選國會。要求他們痛悔既往，與民更始。我們聲明：蘇區願意實行與全國一樣的民主制度。這封信獲得了國民黨中廣大的同情。然而國民黨中央並沒有回答我們。西安事變爆發，國家處於重大危險前面，其危險性就任日本必然地乘機進攻，其得和平解決，實是如天之福。我們為了鞏固國內和平，實現迅速抗日起見，當國民黨三中全會開會之前夜，乃於二月十日給了國民黨一個重要的電報。在電報裏表示下列各點：

- 一、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並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的指導；
- 二、在特區政府境內施行澈底的民主制度；
- 三、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此種方針，在去年我們就已實行，現在不過重說一遍）；
-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為了消除各界疑慮。取消對立狀態，以便同國民黨成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國民黨方面，則要求他們根本改變過去的政策，實行對外抗戰，對內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綱領。問：你們現在在這裏和在別的區域，將如何實行你們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例如對於商人，知識份子、地主、農民、工人、軍隊等方面的辦法。
答：對商人的關係，過去與現在沒有什麼差別。我們從來就主張發展民族工業、商業；紅軍所至，無不保護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帶，紅軍不但保護商人，並且連地主的土地也沒有沒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稱贊。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至於蘇區裏面，商業是完全自由的。
對知識份子的關係，過去與現在也是一貫的保護政策，優待技術人員，文化人員與藝術家，對他們都採取尊重的態度。
對地主，只要他們不反對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沒收他們的土地。
工人方面，則斟酌情形，實行各種改良待遇的辦法。
對待國民黨軍隊的態度問題：任何中國軍隊尤其是有光榮歷史的黃埔軍官都應在民族戰線下親密團結，一致抗日、槍口向外，不進行內戰。紅軍與國民黨軍隊雖打了十年，但我們絕不記舊恨，願和他們攜手偕行，並在統一指揮之下，一致為保衛祖國而戰，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是和我們有同心的。上述這些政策，

我們都願意同國民黨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見，並把這些附在抗日方針，國家制度等主要條款之後，一並放進民族戰線的綱領裏面去，以便在全國

範圍內實行。

(未完)

編輯後記

過去經世半月刊撰述人都是學術界知名之士，發抒意見，自然通達切實，為讀者所歡迎，因此經世在國內出版物中，也漸漸取得頗高地位。可惜上海戰起，國運危急，撰述人太半為救國賣勞，奔馳不遑，沒有多餘工夫撰述宏論，又加以事實上不可避免的阻礙，經世第二卷第三期雖然在南京印成了一部份，終於無法再繼續進行而只好暫時停頓下來。這是社中同人對定閱諸君及讀者諸君，非常抱歉遺憾，希望特別原諒的。

社長蕭一山先生鑒於經世已往的成績，不容中斷，又鑒於國難方殷，更應該發揮經世的任務，經過若干次規劃以後，才成立開封分社。自然，因為許多困難不能克服，——如紙價奇貴，不得不減縮篇幅之類，——形式上比前差得很多，可是蕭先生在續刊辭上宣布編輯綱領，見得戰時特刊這一改變，正是適台時勢之需要，與以前的經世，都是各有所其刊行意義的。

文瀾自知秉性愚拙，向來不敢妄談天下大事，立志堅守(一)不在報章雜誌上做父；(二)不登壇演說；(三)不向

權勢之門投遞名片三個原則，伏處陋室，養性俟命。無奈這次國難實在太嚴重了，無論何人都想對國家貢獻些什麼，文瀾雖不才，也止得放棄一二愚見，欣然追隨蕭先生之後，勉力分擔一點責任。竭誠盼望的是本社舊新編輯同人，不吝珠玉，多賜宏文鉅製，使內容逐漸充實起來，同時盼望讀者諸君，一如愛護本刊過去，隨時予以指導，俾得儘可能承教改進。

本期因為籌備倉猝，不免有若干缺點存在，惟所載文字，大部份是相信含有真價值的。例如余協中先生是一位研究國際問題的專家，羅斯福總統演說沒有發表以前，許多人對美國的態度，頗多紛雜的議論，余先生却看得很清楚，說美國不久定有好表示，果然不出所料，預言完全徵實，這正見得余先生目光之敏銳和研究之切實。王希和先生是研究國際法的專家，戰時的經濟與財政，是目前非常迫切而急待解決的問題，王先生這篇文章把幾個基本要點提出來，希望國內經濟家切實討論一下。余家菊先生是論壇大將，這次雖然沒有制作巨篇，但是言簡而理達，國人

都能守着這樣公正的處世態度，無謂紛亂早就停止而且可以保證以後永不會有意氣之爭了。嵇文甫先生是河南文化界有力領袖之一，也是國內研究社會學著名人士之一，昨夜冒雨送稿子來，真是可感得很。艮賓先生的哀東北之壯丁，和羅根澤先生的哀文化城兩篇，字裏行間，盡是血淚，人除非麻木不仁，讀了沒有不警惕危懼的。王實味先生獨幕劇稿本，是在開封女師演出而很成功的。王先生先將劇本在本刊發表，非常感謝，止是篇幅有限，不能全部一起登完，還請王先生原諒。

尤其難得的是無畏先生的保定抗戰紀實，無畏剛從前線回來，所記盡是實錄，關麟徵將軍是著名的戰將，這次提孤軍獨當大敵，雖然犧牲過大，但這一戰績，無疑的是將來抗戰史上最光榮的一頁，永遠不能磨滅的，承無畏先生惠稿，在本刊登載，本社也與有光榮了。默健先生從平綏最前線寄一封信來，是很難得的。我們以後還要多搜集這類通信在本刊發表。共產黨此次放棄成見，站在三民主義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合力抗日，一般人未免覺得怪異，茲取美國雜誌所載毛澤東氏談話，轉錄在此，以供國人參考。

啓事

定閱諸君惠鑒：本刊已於十月十六日在開封出版，
定閱戶冊尙留南京，現已屢函京社從速寄汴，一俟
寄到，敬即按期奉上。諸希諒鑒為幸。

經世半月刊社開封分社敬啓

編輯者 經世半月刊社開封分社

發行所 開封經世半月刊分社
社址開封龍虎街十二號

本埠代售處 開封各大書局
外埠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每逢一、十六日出版

定價：零售五分半年五角全年九角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宣部登記證文字八百五十七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六〇六〇號

經世編輯部諸兄公鑒：經世在南京出版，前後七
閱月，賴諸兄努力，聲譽日起，弟追隨左右，深爲欣
慰。現因時勢需要，移汴發行，務望諸兄繼續維持
，多惠稿件，俾經世前途，益見發展，無任感盼之至
。敬頌 撰祺

弟蕭一山拜啓